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首一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張護

經部一

周易玩辭困學記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周易玩辭困學記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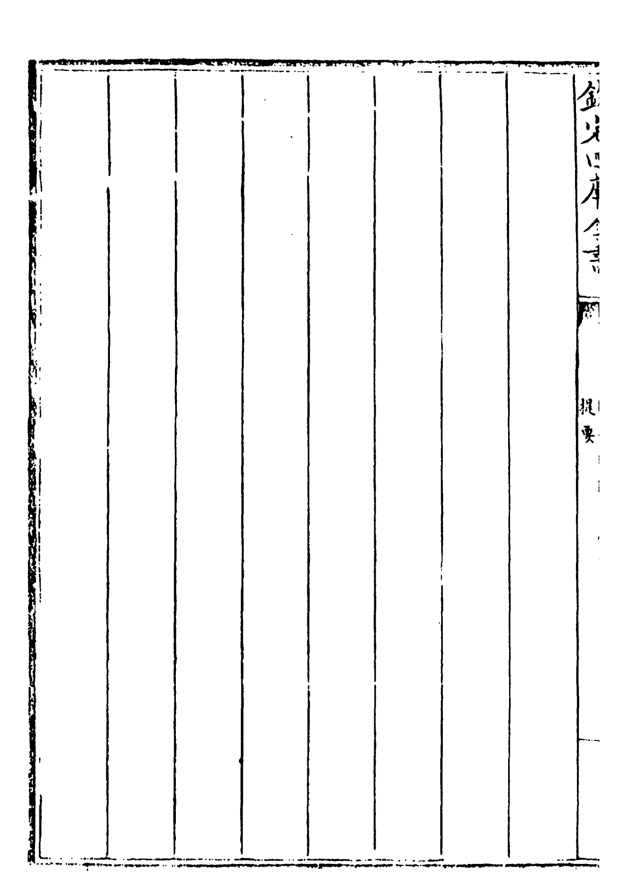
國朝張次仲撰次仲字元岵海寧人是書前有自序謂賦性顓愚不敢侈談象數又雅不信讖緯之說惟於語言文字間求其諦當有益身心者輒便疏録歲久成帙經二十餘年凡

六七易稿而後成持論最為篤實於乾卦遵用王弼本以便解詁而仍列鄭康成本於簡端前集諸儒之論及已論數十條為讀易大意其所辨論如謂八卦因重之法自十六三十二以至六十四卦變某卦自某卦而來時夫子之所不言河圖洛書之外別無他圖後人依託夫子之言而支離曼衍又謂一卦六爻如主伯亞旅無此以為君子彼以為小人

反背錯雜之理葢掃除轇轕之説獨以義理為宗者雖盡廢諸家義例未免開臆斷之門然其盡廢諸圖則實有剗削榛蕪之力且大旨切於人事於學者較為有裨視繪畫連篇徒類算經奕譜而易理轉置不講者勝之遠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周易玩辭困學記序

余七歲就外傅先君子教余經學擬春秋意緋徊未定抱蓍而問筮人謂儒子於易似有宿因宜讀易遂授以文公本義矻矻窮年不過為帖括應制之事於潔靜精微之旨了無窺見一日經師講潛龍勿用胸中憬然若有所觸如電光石火隨見隨滅踰冠以後漸涉人事遭家多難日行於凶咎悔吝之塗而莫之悔老來憂患轉迫端居深念寡過之道無踰讀易讀易之道當以夫子

十翼為宗庶幾循流遡源可以仰窺伏羲文周三聖人之意屏跡蕭寺晝夜紬繹有未明了更撿先輩箋疏傳注諸書反覆參校非謂有合於四聖期自慊而後止葢風雨晦暝疾病愁苦二十年如一日也賦性顓愚不敢侈譚象數又雅不信讖緯之說惟從語言文字中求其誨當有益身心者輙便疏録歲久成帙總不離經生習氣謬題之曰玩辭困學記困則困矣學之一字吾甚愧之初意秘之篋衍其或傳或不傳靜以俟運俟之至偶

有因緣率爾災木平生寡交遊不能以危言剩句乞言
玄晏畧書本末附載讀易大意書成或怪其無序復勉
為捉筆弁之簡首昔虞仲翔讀易士也其言曰四海有
一人知己足以不恨蘇子瞻為孫子思作書餘紙二幅
別寫一柬報子思曰留此付與五百年後人作跋古人
之急於求知果於自信如此余之此書未知五百年後
尚在人間否縱在人間亦未知有一二知己撫卷低徊
展紙和墨為余書數語否也擲筆慨然張次仲序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首

海寧張次仲　撰

讀易大意

王輔嗣曰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之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統

之有宗會之有元繁而不亂衆而不惑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可以一名舉也處璇璣以觀大運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六合輻輳未足多也少者多之所貴寡者衆之所宗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

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亂變而不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

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偽之所為也夫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為

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爲之乎豈在夫大哉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議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娱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吕者律故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吴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强武能説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

明爻者乎故有善邇而遠至命宮而商應脩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是故情僞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无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

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内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為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

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辯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内外遠近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静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顔色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

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漫難盡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喩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

葢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愈石經作喩

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邪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為陽位耶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故

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无位未有處其位而云潛上有位而云无者也歷觀衆卦盡亦如之初上无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夫位者列貴賤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應貴賤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陰陽尊者陽之所應卑者陰之所履也故以尊為陽位卑為陰位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者體之終始事之先後也故位无

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陰陽定也尊卑有常序終始无常主故繫辭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終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雖无陰陽本位是終始之地也統而論之爻之所處則謂之位卦以六爻為成則不得不謂之六位時成也

自輔嗣而後諸儒議論不拘人代隨經旨序次故有一人而前後再見者

程正叔曰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

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故易者隂陽之道也卦者隂陽之物也爻者隂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竒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逺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

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然後謂之知易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學者所當知也

天下許多道理都散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將作易看却無意味須作事看方句句字字有用處

郝仲輿曰人生无時非屈伸往來之感無處非悔吝休咎之幾一念之精進即乾一念之收斂即坤一事之光明即陽一事之昏邪即陰操心制行隨時處中懼則思占疑則思斷聖人作易體天道明人事舍此更无餘術後儒執卜筮作解至以筮法老少為變點畫重交為動夫陰陽之有老少不見于經文畫之有重交不見于卦皆後世卜祝筮史之說而以解經陋也易者變動而已二篇之序一正一倒反覆周流一卦

之體一剛一柔變動不居何者非變柰何取重交當之夫禮可御數數不能違理學易者但主十翼易道自中天矣

鄭亨仲曰易自商瞿至漢魏不可勝計大槩象義二者李鼎祚專明象變集三十餘家而不及義王弼盡掃象變不用古注專以義訓二者最不合有象則有義訓義不可遺象隨時釋義泛論道理不復識古人畫卦命名之意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失之

遠矣

毛伯玉曰彖者六爻之綱領爻者一卦之條目觀象論卦以定其名因卦分爻以盡其變此名與此卦相當此辭與此爻相得方可以窺羲文周孔之意

蘇君禹曰象者竒耦之畫非潛龍見龍之謂六十四卦無卦不變三百八十四爻无爻不變非某爻自某卦來之謂辭占一耳就周公繫辭時則勿用亦辭也占而得之則潛龍亦占也卓去病曰以繫辭觀象玩辭

觀變玩占　二句言之變即象占即辭變之為義即本象以觀其變化也占之為義即本辭以驗其吉凶也

吳桂森曰八卦推盪有六十四樣大道理聖人看得這道理真切難以盡言每卦定一卦名命名雖一字卦中義理無所不備彖辭總發明此一字故夫子彖傳詳說卦名把兩卦推盪妙理細細分剖每卦必先從上卦連下說一句又從下卦連上說一句如蒙則曰山下有險需則曰險在前皆就上卦說起也蒙又曰

險而止需又曰剛健而不陷從下卦說上也把只兩
象相合處看出往來之妙爻位吉凶大段可以了了
卓去病曰一卦有一卦之體隨其一時之事道自相周
即卦有不善而戒諭之指各有取義拯救之法亦在
隨時故一卦之彖在本卦未有不善者也一卦之德
在本卦未有不全者也周氏光德曰兩卦相值此之
性情多因彼遷彼之性情多因此遷如健者乾之本
性也訟之乾為健訟需之乾為堅忍即一乾而餘可

類推又一卦所取之大意必各爻俱相回顧乃成一卦章本清曰復止陽復于初餘皆陰爻也而休復獨復皆取陽復之義即一復而餘可類推由斯以觀自一卦加于各卦而言則卦以情遷因隨各卦而見是謂本同而末異自各爻效此本彖而言則情由卦定原無殊旨是謂末異而本同至于履卦彖曰不咥人爻曰咥人迥然不同何也葢卦者合會之全體爻者各言之一節譬之為屋一椽一栱總衆材而成構缺

一不可使其零散而不聚則一椽不過數尺之枯條一栱不過半方之木𣏌音肺矣譬之作羮一酸一鹹和衆齊而調者缺一不可使專一而不和則獨酸必至酢臭獨鹹必難入口矣

吳桂森曰彖傳之後繫以大象大象上句正闡明因象命名之義如八純卦曰天行曰地勢曰洊至曰兩作曰洊雷曰兼山曰隨風曰麗澤玩之有无窮意味至于諸卦或曰上有下有或曰在上在下俱非漫然落

肇其義全存兩卦一往一來之間凡在内卦為來為主在外卦為往為用此易中往來大義所重在内卦先說内卦所重在外卦則先說外卦一字推移務尋分曉若夫訟之云遂行泰否之云交不交豫之言奮剥之言附无妄之言物與大過之言滅家人之言自出豐之言皆至命名深意寓于一兩字中從此研求易方有門可入也

蔡介夫曰周公之繫爻辭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

本卦之時位與本爻之時位又或兼取應爻又或兼取所承所乘之爻有兼取乘應與時位兼全者有僅兼其一二節者又有一爻為衆爻之主者則兼及衆爻大槩不出此數者

唐凝菴曰卦必有主爻六爻之吉凶悔吝視其與主爻之向背耳以三畫卦論則乾坤必取其中六子則取乾坤之所索者此其成卦之主也合之為六畫之卦則有兩成卦之爻矣又於其中擇一得位者為之主

他成卦之爻乃爲之用乾坤坎離主在中爻别無異議巽兊以隂成卦其中爻雖非成卦之主以其得中多取之即巽之本卦四得位矣亦必巽中正之剛兊則未有不以中爻者也艮震以陽成卦多取成卦之爻間亦取他爻則多爲用者也兩成卦之爻在相應之位其卦易解或逺或近則其卦多費解矣

吳桂森曰六爻之義易以貢一卦一箇道理而用處却有六様皆因時位有相與相取之不同所謂相與則

以兩卦一上一下言之如震動也宜從初動則在下卦為得情艮止也宜止以極則在上卦為得情坎剛宜出而在上不欲其陷而在下離明宜反而照内不欲其露而向外巽柔善下在下愈吉兌柔善悅悅于内則凶以此觀相與而得不得之情見矣所謂相取則以應爻與近爻言之凡相應之爻柔上剛下則成交剛上柔下則不成交以柔本下行剛本上行也凡相近之爻剛上柔下則為順柔上剛下則為逆順則

遠而相取不順則近而不相取以此觀所取而得不得之情見矣由此推求乃知吉凶悔吝有箇天然之故明其故則因不相得中便知所以相得之道此為

觀爻之法

許平仲曰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有為矣或恐其躁妄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無應則嫌于弱有應則或傷于躁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上事之終時之極也是故雖之將出則

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則示以可保之道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

卓去病曰卦之有爻也以二五為中二五者卦之主也而五尤全卦之主位至于五則一卦之義无所不統

仲輿所謂五為尊位物之既成事之既就時之既至者也三四兩爻上下之交關全卦利害天道逢節候必有風雨地道遇疆界必有險隘人事遇交接必生齟齬草木遇移植必防損傷可謂得其情矣

吳叔美曰大凡看上爻要另一法總有四樣有進一步為義有出一格為義有反言以盡其變有究言以詣其極

胡庭芳曰六爻取應與不應夫子彖傳例也如恒彖曰剛柔皆應此六爻以應言也如艮彖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六爻雖居相應之位剛柔皆相敵而不相與則是雖應亦不應矣又如未濟六爻皆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以此例之則六爻皆應者八卦泰

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是也皆不應者亦八卦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也二體所以相應者初應四四亦應初二應五五亦應二三應上上亦應三然上下體雖相應其實陽爻與陰爻應陰爻與陽爻應若皆陽皆陰雖居相應之位亦不應矣江都李衡曰相應者同氣之象志同則合是以相應然事固多變動在因時故有以有應而得者有以有應而失者亦有以无應而吉者以无應而凶者夬九三以應小人而凶剥

六三以應君子而无咎咸與蒙貴虛心受人故咸六
爻以有應失所蒙六四以无應困吝斯皆時事使然
不可執一論也又觀彖辭重在二五剛中而應者凡
五卦師臨升二以剛中應五无妄萃五以剛中應二

原闕

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穿鑿而非有
自然之理惟有有一二之適然而無待于巧說者為

若可信然上無所關于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于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竭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氏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載于太古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焦弱侯曰易但言河出圖洛出書而已未有龜龍之說也東漢重圖讖儒者爭言奇異于是鄭馬之流无不

篤信至劉牧又以九為圖十為書託言出于圖南元
人趙撝謙又為自然河圖謂蔡元定得于蜀山隱者
朱子亦莫之見其為詭秘大率皆一類耳書顧命河
圖與天球並列當為玉石之類如俞琰所言近之若
龍馬則自伏羲至成康歷千萬年豈有尚存之理或
者據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數語為公案則
歸熙甫言之矣其言曰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
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足矣而

必拘拘焉為轉蓬鳥跡之求不亦愚乎學者執圖書而謂聖人何以畫卦何以序疇无論穿鑿傅會即一一合道而遠无當于天下國家近無補于身心性命亦何用此為也

張西農曰一卦一爻一出一入無非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分位無非富貴貧賤患難之境遇無非喜怒哀樂之節候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舍子臣弟友无所為道舍修齊治平无所為學舍詩書禮樂無所

為教舍庸德庸言无所為不睹不聞無聲無臭自卜筮行以四聖人之心寄之方術傳義出以一先生之言守之學究譜傳而古操絕一唱三歎之音亡矣朱康流曰吾讀易二十餘年而知四聖人之作易皆相過于其天也瞥然而得之若不思而得也沛然而出之若不慮而出也無門無蹊不相襲跡有原有委不相悖義如先天後天之同符也順數逆數之共貫也此其變而未常變也推之以至于序卦之次屯蒙雜

卦之次比師一若整一若亂而莫不有大義存焉乾之健為馬而又為龍也坤之順為牛而又為牝馬也此其變而未常變也推之以至于鼎之為鼎頤之為頤小過之為飛鳥噬嗑之為頤中有物一若莊一若戲而莫不有微義存焉此豈非天懐所發純任自然觸緒横生無往非道者乎後之學者極思以研之而不得其所不思殫慮以精之而不得其所不慮則支離膠固而不可以語易也然未嘗竭思殫慮而務其

所不思不慮者則二氏虛無之教非聖人之教也又何足以語易

夫變者象也未常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柔剛有枸墟之患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矣故履之六三于彖不咥于爻則咥同人六二于彖則亨于爻則吝若此之類亦夥矣此其所以異者皆在乎卦爻分合之間知其所以異則知其所以同也至于一爻之辭而此以

為善彼以為否如小畜六四之于九三此以為否彼以為善如隨六二之于九五若此之類亦又夥矣此其得失存于參錯之中孅悉辨于芒忽之際固非文象之不可常而直為此憧憧也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而已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而微彰柔剛屈伸往來之故殊塗同歸天下復何思何慮哉西農名遂辰錢塘人康流名朝瑛同邑人予所質疑者故為諸賢之殿

右諸儒易論

易乃易簡之學寡過之書須心體易直氣質和平不可妄生意見好立異同故與先儒枘鑿亦不必株守成說尊儒而疑聖舉一而廢百將聖賢道理自巳聰明無端埋沒讀者整襟危坐先看卦畫次解卦名次掾翼傳而繹彖爻之辭卦名是一卦時勢彖則統言時勢之道爻則值此時勢之人辭則分言處時勢之事一卦六爻異者同夲如家之有主伯亞旅藥之有

君臣佐使分有尊卑情有親疏品有賢不肖而又有得時不得時之辨故卦各有成卦之主諸爻之吉凶悔吝皆視為趣避然亦有權不在主爻而別有所屬者則皆時為之也須于六爻中理清線索貴賤親疏位置得所恩怨報施聯屬有情微彰柔剛處分得宜合而觀之如五絃之琴清濁高下無不中律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其中首尾皆應斯得之矣讀易有簡要之法只是反諸心而安揆諸理而當質

諸聖言而無大乖謬令讀者懍然省悟有冷水澆背之意便可從孔子而悟文周從文周而窺皇象晦庵云今之譚經者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去此四病方可從事于易

羲皇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見得天地人物不過是這些子信手作剛柔二畫此道理文字之祖機緘一洩歇手不得摩而為八盪而為六十四俄頃告成決非

擬議揣摹今日畫一卦明日畫一卦但既落形象動手之時必有先後如繫辭所云生儀生象及一索再索等此八卦成列之序無可疑者也然究極論之所云相生相索者亦是聖人沈酣易學看出許多妙理伏羲畫卦時何曾有是擬議哉康節乾一兌二十六字依倣兩儀生四象而為次序方圓之圖縱横錯綜總不離此十六字妙極自然是易中一家之學然繫辭曰因而重之又曰八卦相盪八卦相錯則是八卦

之上各加八卦何嘗有根幹枝葉逐節相生如八卦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之說且父母男女少長失其倫序亦有可議者先儒云兩儀之為八卦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為六十四卦不可得而知也故康節四圖直以為康節則可以為伏羲則誣矣友人汪惕若因重圖說如左惕若名學聖休寧人精于圖學今僅載其一

說曰重卦之法先從剛柔立本而後相盪之妙惟變所適故作因重圖圖法遵聖辭因之一字起義而所

因者不離成列之卦葢成列之八卦始終不易但各以八卦循下而上乘之以生故謂之因而重也其法乾與坤先兩相重乾則先三男而後三女然後以本卦自重坤則先三女而後三男然後以本卦自重至六子之卦陰卦先與陽卦重陽卦先與陰卦重而後各以本卦自重乾父坤母居中各率其男女左右分列成六十四卦陰陽並對一絲不亂

因重之圖

艮 蹇 小過 遯 謙 旅 漸 咸

坎 蒙 解 訟 師 困 渙 未濟

震 頤 屯 无妄 復 隨 噬嗑 益

乾 夬 大有 小畜 大畜 需 大壯 泰

坤 剝 比 豫 萃 晉 觀 否

巽 大過 鼎 升 姤 蠱 井 恒

離 革 家人 明夷 同人 賁 豐 既濟

兌 睽 中孚 臨 履 節 歸妹 損

伏羲畫卦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諸儒辨駁考訂已有定論不必更立異同彖文與翼傳原各自成書以傳與文言附彖文之後始於費鄭繼以王韓用便觀玩例同左傳之附於經宋儒沾沾以不復古易為恨不知易之晦明存亡全不在此若論古易則六十四卦亦當別為一書不當列於彖辭之前矣至卦名定自羲皇此無可疑者而或者謂蝌蚪鳥書皆畫卦後事則卦名似非羲皇所定不知太古無文

字而有語言卦畫既成必有名號☰即稱為乾☷即稱為坤如未有天字而呼蒼蒼者為天未有地字而呼茫茫者為地亦理之必然者自文王繫辭遂以乾坤為卦名不以䷀䷁為卦名而畫與名判為二矣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自六畫而外卦名即辭也羲皇卦畫非文王彖辭則竟同符衔文周彖爻辭非夫子二傳則有如謎語自羲皇迄今數千年易學不至晦瞑者賴有辭在耳即如延壽卦氣之說不過依

附萬物出乎震一章堯夫乾一兑二之學亦根據兩儀生四象數語辭之功大矣哉今欲舍辭而求象舍孔子而求文周舍文周而求羲易猶問祖尋宗不從其子孫追遡而茫茫焉向黄茅白草求塚中枯骨亦何從別其真偽哉程正叔曰得於辭而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達于辭而能通其意者也圖南謂學易者當于羲皇心地尋求無于周孔脚跡下盤旋敬夫則謂學易者須于周孔脚跡下尋求然後羲皇心地

可得而識故予學易一以辭為據斯亦下學上達之一端也

易之有巽猶堂奥之有户牖道路之有指南學者一一以夫子之言為宗領方有依據夫子所不言者不必深求葢夫子十翼章斷摘析天人之秘已無不盡後儒一知半見非無所得然愈說愈支于身心無補是添足之蛇非點睛之龍也

彖爻二傳夫子手筆而題之以彖曰象曰者葢表傳

之不自已作而述文周之意也程朱注易豫取二傳之義分疏于彖爻之下似不必問津漁父而自識桃源門徑者作而不述失後學之詛矣今以一切訓詁悉附二傳之後彖爻下不著一注脚庶乎循流遡源夫子釋文周之意文周釋羲皇之意先後一揆千萬世無二易也

大象乃夫子特創文王周公所未言與卦爻辭有絶不相涉者彖自彖象自象程朱取以釋彖辭非也六

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用也學易之階梯下學上達之根領也郝仲輿曰八卦始畫取象天地五氣自夫子作大象而後知八卦之用不遠于人學易者始識指歸矣

文王彖辭連卦名共七百二十十字簡質高古夫子以德體象變爲彖逐字詮解周至詳悉學者因辭觀象以象玩辭如水乳符節之合令人有心爽神怡手舞足蹈之趣周公爻辭離奇險怪古今創格夫子作傳

絕不于取象處下一注脚斷章摘句一一歸之于理或提掇其要或推原其故或疏解其義或申明言外之意或發為不平之感或聊寄調笑之詞離竒險怪悉就平淡所謂易簡而理得也微夫子則文辭竟不知何語矣

虞庭十六字中庸一書言中不言正大學言正不言中夫子翼傳諄諄以中正立論中正即易簡易之樞紐也天下道理至中正而盡吾輩學問至中正而極

故易借位之中表中借位之正表正中正而易之能事畢矣中正亦不必深求昔桓温伐蜀遇一老校久侍武侯温問武侯治蜀有何奇特校對並無奇特只是事無大小處置停當耳易之為道呼吸之際治亂安危所繫但處置停當便泰然無事中正者停當之謂也冒險犯難行所當行不失為中正中正不在事跡規畫須從心源理會武侯云寧静以致逺澹泊以明志

易以剛居剛柔居柔為當位剛居柔柔居剛為不當位經有明文此是定論然言不當者二十有一都在三四兩爻葢此二爻為卦中用事之人又改革之際也初上非用事之地宜不言位矣五為一卦之主二居下卦之中與五相應是二亦主持世界者而竟不言當不當豈繫辭謂其遠而柔中不必以當不當論耶大抵一卦有一卦之大意一爻有一爻之本旨爻與卦相宜即謂之當爻與卦不相宜即謂之不當聖

人不過借爻位標一影象全要在時宜觀玩若執一以求則就易之中比類而觀都有拘執不通者矣六爻之情在于乘承比應繫辭謂遠近相取愛惡相攻情偽相感近而不相得俱在四字中尋討然事固多端動在因時有以乘承比應而得者有以乘承比應而失者琥珀不吸腐草磁石不引曲針總看本卦本爻時勢若何道理若何氣類若何輔嗣云感不以義雖邇不可懷應必以理雖遠不可棄斯言盡之矣

易者變也言變莫備于繫辭其綱領之言無過剛柔相推及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等語蓋羲皇畫卦相摩相盪自乾坤而未濟三百八十四爻一爻有一爻之時勢一爻有一爻之義理乘除流轉移步換形此變之大都也程蘇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六子變而為六十四卦卦中剛柔皆由乾坤之變而來此變之本原也至于聖人所不言而寓至理深意者莫妙于序卦之反對蓋即此奇耦六畫一上一下一正一倒之間

造化消息人事淑慝莫不露其端倪令人有憬然會心之處此變之最大者然聖人止就本卦發明道理個中消息絶不說破所謂引而不發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若夫本卦往來如賁之柔來文剛隨之剛來下柔此聖人觀玩時尋討出種種妙理各就其親切者拈出以發揮卦義至于成卦之後簡帙之上謂此爻從某卦來此爻從某卦去如易林所云一陰一陽之卦自姤復而來五陰五陽之卦自夬剝而來此焦

氏占筮之術晦庵祖其說衍之為圖金汝白謂五陰五陽之卦即一陰一陽之卦也既自姤復來又自夬剥來可乎葢變者變也一闔一闢謂之變聖人亦不知其所以然若拘定某爻自某卦來則刻舟守株毫無靈動尚可謂之變乎晦庵雖列圖于簡端而謂此易中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又謂伏羲畫卦六十四卦一時俱有雖乾坤亦無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横曲直反覆相生斯言得其旨矣

易筌載王拱東論卦變謂彖傳剛柔上下來往等語俱是卦體絶無卦變之説則又杜撰不足信葢爻畫之上下猶人身之來往止此一人之身止此一爻之畫來此則彼無往彼則此無所以謂之變令拱東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乾剛來得坎體之中則上體九五之剛仍確然不動也可謂之來乎若謂之來是又有一剛也謂噬嗑柔得中上行以震二體之柔上行離體之五則下體六二之柔固隤然静處也可謂之

上行乎若謂之上行是又有一彖也隨賁等卦俱循此例此皆理之難通者不足信也

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之六四變而為否也杜注否自二至四有艮象此互體之說所由起後人因仍其說不知互體乃卜筮家一偶之見以之射覆亦有偶中羲皇六畫成卦六位成章何嘗有去其初上割裂分配于卦中求卦卦外生卦支離纏擾以易為游戲者乎最誕妄者援引

繫辭二與五三與四之語以為證據夫此章首言六爻次言初上次言中爻中爻謂中四爻也故曰雜物撰德辯是與非非中爻不備謂初上所不言者中四爻備言之也二與四三與五乃總論中四爻功位何嘗謂二三四為一卦三四五為一卦如世儒所云者聖人作易闡先聖之微言開後賢之覺路豈有于正卦不置一語而于互體娓娓不厭者若據世儒所言是時物乃十爻相雜不得言六爻矣窮經將以尊經

借經語以文飾其異說有是理乎大抵讀易之人聖人所諄諄告戒者不潛心體認所不言者鑿空揣摩以張皇其幽渺此學者大病不可不辭而闢之也

伏羲畫卦未有文字即有卜筮不知如何測驗左傳筮詞若執券取償其非誕妄可知然南蒯穆姜皆得吉占而卒以敗亡則吉凶悔吝存乎其人于區區龜策無與也京房郭璞技擅千古身受奇禍禍福固君子所不論亦足見推測之無用矣北山黄公善醫先

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天道平時不能居安樂玩利害當前滿腔人欲皇皇焉抱枯莖而問路神其許之乎布蓍之法僅見繫辭老少重交不載經傳古之占者各有繇辭其法掌于太卜今湮沒不傳而徒據彖爻成論窺測來物以事合辭以辭斷事勉强傅會徒滋眩惑嗟乎學易而亡國者張禹也學易而殺身者京房也學者宜何從乎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惟道是信所謂卜筮如是已

矣焦京管郭無所用之矣筮法有以卦名占者有以卦字占者有以卦氣占者有以卦體卦象占者有以卦爻辭占者有以世應納甲占者古之治經者各自成家祖禰相承守其說而不變夫于一經之中分立戶牖似非道論然象辭變占繫辭久分四科蓋一的而衆射之必有一中正以示大道之公非開聚訟之門也易自商瞿子木而下遞有師承秦人焚經而易以卜筮獨傳丁孟京田荀劉馬鄭丁寬孟祖孟喜京房田王孫荀爽劉向馬融鄭玄訰訰紜紜分疆立幟要不

出象辭變占四種不流于技術則泥于訓詁而易道微矣王輔嗣出而悉掃象數歸諸義理仲達奉天子之命為之疏解而諸説退舍傳至有宋程氏首為祖述晦庵諸賢互相闡繹于是讀易者知易之為書不離人事句句字字皆有實用數千年暝晦披雲見日輔嗣為之倡也或者據范甯一語吹吹詬詈非徒禮海忘河抑且操戈入室讀易之人心地不宜若此

記曰潔靜精微易之教也羲皇畫卦時屬太古險阻

未過幾變未生止以一奇一耦寫天地人物之蘊奇耦立而變化生相摩相盪勢不容已人情物變森然具矣三聖生于多故之世身受艱難目擊困苦于是以憂患之意危平易傾之吉一一託之于易而易悉歸諸人道其事則君臣父子之間其理則消息盈虛之際以戒慎恐懼為工夫以通權達變為作用大而治亂興亡小而語默動靜凡所以趨吉避凶盡性至命者無一不極深研幾而易之為道須臾離之不得

矣昔長源問道懶瓚荅以焚棄筆研康節亦曰二十年絶意仕宦方可學易吾輩利欲熏染已非旦夕腸胃之間不潔不静不精不微而欲以管蠡之見窺測四聖夫以管窺天猶是天也以蠡測海猶是海也今不知天在何處海在何處并不知管蠡在何處適冥山而望郢其可得乎孔子服葛蒲葅三年乃知其味學者有志于易以十翼為牆壁用元凱讀左傳之法原其來歷極其歸趣因而上窺文周遠遡皇象庶幾

有得不則乾坤文言上下繫十九爻布帛菽粟之文
體味涵泳可希寡過又不則詩禮語孟諸書無句非
卦無字非爻何必冥觀河洛乞靈龜筴舍昭昭而求
冥冥哉孟子七篇絶口不言易論時中而歸之智巧
得易之秘密者孟子獨也學者其知之乎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之為書借指標月非徒辭
中乾龍坤馬之類為形容物宜即其命名如易卦彖
爻象五字皆借物以喻洪景盧曰易者蝘蜓之名守

宮是矣守宮即蜥蜴蜥蜴即蠑螈蓋一物四名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雹身色无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詹東園曰卦从圭从卜古者造律製量以六十四黍為一圭土圭以辨天地之吉凶易卦以卜國家之吉凶也孔仲達曰卦者掛也懸掛物象以示于人故謂之卦木經曰文者交疏之窗今之象眼窗一窗之孔六十四六窗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于爻者義取旁通所取于卦者懸

物有小大也楊用修曰彔即毛犀狀如犀而角小善知吉凶交廣之人呼為豨神是彔者取于幾也象出南方大荒之野陳藏器云象具十二生肖肉各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徐鉉云象膽隨四時春在左前足夏在右前足秋後左足冬後右足是象備天地萬物之氣也陸農師曰象食物以鼻取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以氣致用而不以言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上諸說不知果有合于道

器否
易學至宋而愈明邵傳羲畫程演周辭于是尚占者祖康節則以義理為虛文尚辭者祖伊川則以象數為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為兩家延及末俗象數供瞽叟謀食之資義理為寒士干禄之具經學淪亡門牆頹敗于斯極矣
予以幽憂之疾沈冥易學者二十餘年凡六七脱稿皆呻吟反側中語章句腐儒秖求自慊原無象外繫

表之思豈有通邑大都之志知其不足當有無也家在漸江之滸煮海為業牢盆數片倚牆壁間者垂百年去歲丙午賈豎以百金相貿非望之獲兜輩縱臾爰付梓人作此誕妄之事蓋攻苦有年未免懷顧影徘徊之意是亦凡心之未盡也書成藏諸家塾以俟後人東坡謂子雲以艱深之詞文淺陋之意今以淺陋之辭發艱深之意寧敢安踞皐比或愚者一得有數行數語闡幽抉微不悖經旨亦可謬附瞽翁簉叟

之末若其臆見妄語獲罪聖賢亦令天下後世引繩批根是正其誤斯所望于罪我者時年七十有九伏枕口占於延恩院之待軒蓋歲在疆圉洽協之九日也

右困學私記

附識

一鄭樵通志謂蔡邕三體石經已不可考今經中字畫俱倣歐陽詢石經本中有一二與本義異同者疏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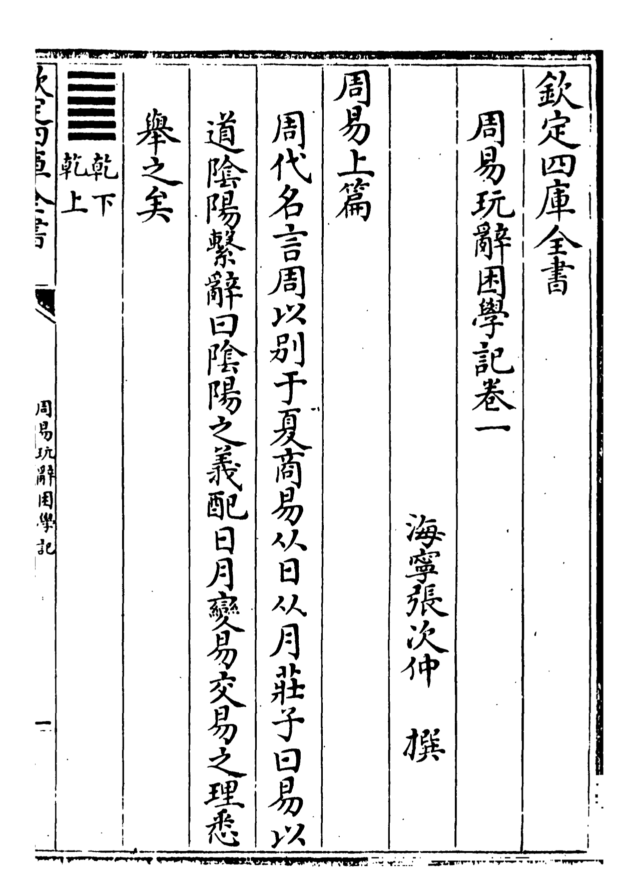
于本字下以守同文之義記内字繁不及考

一易原有韻之言魏了翁論易以經傳皆韻魏晉間有為易音者于易學無大關係故不載

一諸儒議論隨經旨叙次不以人代為先後

一詮解有不出一手繫彚集裁剪而成者不載姓氏失考者亦不載

一管窺之見注以私記不敢溷于諸賢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一

海寧張次仲　撰

周易上篇

周代名言周以别于夏商易从日从月莊子曰易以道陰陽繫辭曰陰陽之義配日月變易交易之理悉舉之矣

☰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說文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从倝有光明意意兼聲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字書云曰上闕象人開口而氣出也成从戊丁聲御从卸俗从卸誤變从攴攴作攵俗作攵誤說文庶从炗石經从廿 吳幼清以乾道變化四句在品物流形下首出庶物二句在御天下

潘去華曰凡彖以易象與天道雜言見易之所象皆天道也以人事終之者見易以天道言人事也此六

十四卦之例

奇是羲皇第一畫乾是羲皇第一卦元亨利貞潛龍勿用大哉乾元是文王周公孔子第一句六十四卦根蔕三百八十四爻綱領俱提挈於此方節初曰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利本貞不用戒詞非他卦之比故夫子以四德釋之劉濬伯曰漢魏取乾之四德列為二物而曰大通而利于正由是亨與貞為實德而元與利為虛字矣在諸卦有

此例非乾之本旨也
昔者伏羲氏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蓦地勘破根源信手作一奇一耦爾時天地萬物之窟穴盡底掀翻機緘一洩任手不得相摩相盪俄頃而成六十四卦究竟止是一畫為之胚胎夫子學易韋斷摘折不是從語言删潤今日改一字明日增一句只從一畫落手處參詳恍然見當日伏羲氏這點機關天地萬物不離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不離一畫信筆而書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想其落筆之際真是傾瀉銀漢嘘吸滄溟何者為元為亨何者為利為貞任他說天也得說聖也得說易也得說物也得總是大哉乾元而已葢羲皇六畫萬法皆備以一字名之曰乾以四字形容之曰元亨利貞夫子彖傳止以乾元二字提綱而亨而利而貞錯綜點綴其間知元之為何物則亨利貞不過張弛闔闢之節候耳注疏家逐句分析非本旨也私記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既資以始則乾元非獨天也乃統天矣試看行者為雲施者為雨流形者為品物何等廣大何等高明一乾方終一乾又始到此時遂成此位到此時遂乘此龍一片天機車旋轂轉變者變化者化言乎性命則各正言乎太和則保合元亨者至此乃利貞矣豈不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哉惟資始所以統天雲行雨施正統天之作用惟御天所以變化各正保合乃御天之效驗乃利貞與乃統天一

樣句法若承上又若起下而以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終之味其語意忽言天忽言人忽言易忽言物蛛絲馬跡若斷若續鏡花水月若隱若見說易者謂此是元此是亨此是利貞逐節界斷意味索然矣私記

流如水之流有生生不息之意形如人之面有種種不同之處形對氣言氣胚胎于中形呈露于外

易之大分陽大陰小陽明陰暗大明者乾之體終始者乾之運九三下乾之終九四上乾之始一乾終而

一乾始終始者時而六位成乎其中矣易作於聖人非聖人能作易也不過借聖人為輸寫耳易用于聖人亦非聖人能用易也不過借聖人為展拓耳繫辭首章言天尊地卑即繼以剛柔摩盪玩是故二字機勢相逼而來有天地人物自然有易何曾有半點擬議下即繼以雷霆風雨成男成女有易自然有天地人物何曾有半點做作造化人事總是一部易書天地聖人不得而主也

管登之曰聖人乘龍乘一乎乘六乎曰乘一即所以乘六也論聖學之大致則以潛爲基而見以用潛惕以持見躍以行惕飛以終躍亢者飛之極而復反于潛六位之在人心如晝夜循環隨時隨地无不可乘若以時位而論則六龍亦无並乘之理雖道全德備之聖人所乘不過一龍堯舜飛孔子見伯夷亢太公躍道雖相通用不相奪而就其所乘一龍之中六龍亦森然具焉則所謂敦化而川流即一而成六者也

然龍德无成心時乘无定格故有始潛而終見始見而終飛始惕而終躍者又有見兼潛惕兼見飛兼躍且亢者千變萬化不可勝窮要之亦各乘其時而已忽而潛忽而見忽而惕躍飛亢是謂乾道變化潛者自潛見者自見惕躍飛亢自惕躍飛亢是謂各正性命潛見惕躍飛亢渾渾淪淪一團元氣不相乖戾是謂保合太和私記

紀聞曰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六位言

六畫之定分六龍言六爻之變象六位乃諸爻之所同六龍則純乾之所獨元亨利貞是乾之作用潛見惕躍飛亢是元亨利貞之作用

何謂乾元非理非氣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於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无息謂之道莫之令而令者曰命莫之禀而禀者曰性未有天地以此而生天生地既有天地以此而生人生物蘇君禹曰天一氣耳而生長收藏各一其候則一氣之中不

能不分為四序人一性耳而仁義禮智共成其功則一性之中不能不分為四德性者理之一定命者理之流行太和者性命之渾合而无間孔疏以漸移改謂之變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謂之化

朱康流曰元亨不言性命至利貞始言之者造化之氣盛而不斂則天有愆陽伏隂物多夭札瘥厲是不終有其性命也故物之各正不見于其發而見於其藏乾之變化不見於其通而見于其復聖人之首出

不見於其動而見於其靜學問人品俱如此

毛伯玉曰變化之餘各正性命收斂于冬也斂之不固則泄不以時凡雨雪不應水泉不收愆陽伏陰冬華春實皆天地之沴氣也故收斂于冬者萬物之所以正也

劉子珪曰陽為萬物之所始故曰首出庶物

夫子傳易專要闡發三聖之意所以羲皇之象得文周而始明文周之辭得夫子而發揮殆盡所謂先聖

後聖其揆一者也元晦止以卜筮論易謂元亨利貞為文王占辭夫子以四德釋之非文王本意是兩聖先自矛盾何以教天下後世哉〔私記〕

孔仲達曰聖人畫卦因天象以教人事于物象言之則純陽也天也於人事言之則君也父也故居諸卦之首為易理之初但聖人名卦體例不同有以天道而為卦名者否泰剝復之屬是也有以物象而為卦名者頤鼎噬嗑之屬是也葢物有萬象人有萬事若

執一事不可包萬物之象若限一象不可總萬有之事故名有隱顯詞有踳駮不可一例求不可一類取也

彖曰象曰相傳謂王輔嗣所加若夫子原無此名輔嗣豈敢誕妄至此緣夫子彖象與文周各自成書故于彖之前總題之以彖曰象之前總題之以象曰輔嗣傳康成之學以彖與大象之詞各附卦辭後小象之辭各附爻詞後于是二傳之上各加彖曰象曰以

別之非夫子之古本也

古者經與翼傳各自成書今按乾卦先彖辭次爻辭次彖傳次大象次小象此康成本輔嗣因之而以文言附于乾坤之末坤以後諸卦輔嗣以彖傳附彖以大象附彖傳以小象附各爻鄭王二本歐陽石經晦庵本義俱從之今則乾卦亦同坤卦序例淳于俊所謂合彖象于經欲學者尋省易了耳非有異同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健从人俗从彳非

胡翼之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一刻一百三十五息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餘息天行九十餘萬里以數考之此當有誤天之行健可知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李氏曰學者未敢言無息且自不息入

凡有所依附以强者失其依附則强息君子只是自

强師友其資耳詩書其寄説者耳如天行之健何所依附哉

胡仲虎曰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乾坤不言重巽於六子也稱健不稱乾巽於坤也

胡庭芳曰六十四卦大象釋一卦兩象之體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詞絶不

相關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

象之取法不同孔疏言之甚悉至用易之人其稱名亦殊大抵前時創制之典則稱先王因時經世之道則稱后或用之身心用之世務則稱君子

初九潛龍勿用 初从衣潛石經从先字書从旡俗从夫誤用上缺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字書陽古文作昜从日从一从勿日為太陽一者地也勿者日出地上陽氣舒展之象後人加阝阝即阜字乃山之南水之北也陰陽易中綱領故詳述字義

卦辭總一卦之大義爻則探卦辭之所指因六爻析而明之所謂發揮旁通言乎變者也

凡草木之生棟宇之建學問之成皆自下而上故畫卦亦自下而上不言下而言初者一畫初落如天地初闢人物初生學問初進皆自無而有從微而著故曰初也九者老陽之數潛者隱伏之稱龍者變化之物潛見惕躍飛亢則初終之序而變化之跡也乾為六十四卦之首乾初爻又為三百八十四爻之首劈

頭說一潛字此有堯舜之德而不飛孔顏之學而不見者也人能如龍之潛藏寂然不動則與天為體不失其初矣象曰陽在下陽謂龍下謂潛經言龍而象言陽明經之稱龍即陽氣也周公稱龍甚是奇特夫子恐人泥于跡象涉于奇怪而昧立言之旨故詮解若此凡看爻須玩小象

卓去病曰譚經家謂潛不專以蟄藏言即至用之中有至潛者存此是深論潛道卻非本旨論理有全體

有當機不可過也此爻只以初陽在下未可施用為言勿者禁止之辭聖人當此時意念不生幾微不露

胡庭芳曰易卦爻辭無陰陽字夫子于乾初曰陽在下於坤初曰陰始凝陰陽之稱始此葢以六十四卦之初爻即太極所生兩儀之一以為諸卦通例陰陽之名一立而動静健順剛柔竒耦小大尊卑變化進退往來亦由是而著矣

王伯安曰乾六爻作一人看有顯晦無優劣作六人

看有貴賤無優劣惟龍而潛者可稱勿用非龍而潛農商盡然安所稱勿用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从目从人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說文普从竝石經作普

陽處二位故曰九二陽氣發見故曰見龍以六畫言初二地位二在地上有田象以三畫言二五人位有人象陽大陰小二五皆陽大人象

龍非淵則天何言在田田者耕稼之所謂其興雲布

雨覃於震㲉是德施之普非徒在田而已也其于人事則舜居歷山尹耕莘野雖未飛未躍而雲雨之氣已瀰布域中矣人生一世不見斯人終身倀倀如在雲霧故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句厲句无咎无音無王肎云天䍐西北為无詩書春秋禮記論語本皆无字奈變篆為隸始以蕃橆之橆為有無之無獨周禮盡用无字蓋變隸時未改也易不在焚數故亦不改或作无非无音既令考歐陽石經周禮皆無字不知王説何所據咎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違則天下之事乖矣

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音覆

乾九三乃三百八十四爻人道之始學易之樞紐故聖人危言之王仲淹曰終日乾乾一句可蔽全易三四皆明人事故不言龍三有乾德而在人位君子之象陽為日居下乾之終有日終而夕之象居二乾之間有乾乾之象若語辭與發若紛若節若沱若嗟若一例自上而下為復自下而上為反上下皆乾故為反復

王輔嗣曰九三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純修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修上道則處下之體曠因時而惕不失其幾雖危而勞可以无咎張彦陵曰惕若二字可玩常人之儆戒形見勢迫有實事可按便是有所恐懼君子本體常自惺惺老氏所謂惕兮若驚猶兮若畏四隣原非星礙原無恐怖恰像有一節放不下的心事故曰惕若危者使平故无咎象曰反復道見不是保守富貴不是

計算未來只是反反覆覆在道理上盤旋與小人之長戚戚者相去萬里矣杜黃裳曰秦皇程書隋帝傳飱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

卓去病曰六乾之義獨以學問歸之九三儒者以為三人位也此大不然聖人無地非學無時非學乾卦純粹中正諸爻總是一人諸人總是一德第九二中和則表修身見世之德九五剛健則著飛龍善世之功因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危懼之象則以學

問歸之聖人无危機兢業是其危機聖人無懼境兢業是其懼境因爻之危懼寫聖心之危懼此化工之筆也

馮奇之曰聖人作易立教夫婦之愚皆可與知與行故自二五大人之外止言君子使天下之為父子兄弟者皆可勉而至也　凡咎悔吝以理言凶災无攸利以事言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淵石經作淵

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陽氣漸進龍體欲飛之象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飛而欲起之狀淵者空洞不測之所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已離下體故謂之躍猶在上體之下故謂之在淵鄭申甫曰躍而曰或不可知之辭也不可知聖人行權之妙用不可以告人人亦不得而測也

干令升曰此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爻也守柔

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權變則違經常之教聖人不得已而為之故其辭疑之矣郝仲輿曰若就尋常論只是再思而行

龍非欲躍氣蒸時逼不得不躍既進而不可復反者也退則入於禍故聖人加進字以決其疑曰進无咎則退有咎矣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處得其道故无咎獨于三四言之者三多凶四多懼也

淵卑于田二言田而四曰淵者言其潤澤之處則曰

田言其騰躍之處則曰淵各隨義取象不以上下拘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剛陽中正以居尊位飛龍在天之象飛者龍之本體天者龍之本位飛龍在天風雲雷雨翕然交集大人在上禮樂刑政煥然聿新猶之造化陶鑄成一箇世界故曰造也自无而有謂之造皆尊仰之謂之見皆

蒙其澤謂之利

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睹睹者見之謂也舉世混濁如盲如聵聖人出世三綱五常整頓肅清如金針撥轉瞳子人生此時心開目明有天有日其為利豈曰小補哉

沈氏曰乾之六爻非聖人孰當之九五非堯舜孰當之堯舜非受禪而後倦勤而前垂衣端拱之日孰當之龍之在天也一歲一時聖人之在天下也萬古一

時故易之最尊者惟乾而乾之最尊者惟五

上九亢龍有悔悔从母

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盈从皿从夃徐鉉曰夃古乎切益多之義古以物多為盈故从夃石經从夃

亢旱也龍之居杳冥而不能雨者曰有不必然不必不然之辭

陽極盛而陰生龍既飛而思潛此自然之理故曰有悔亢者時之盈盈不可以久居悔者幾之動幾不可

以少淹亢而後天者盡悔而後天者還也黄石齋曰亢者上九之遇悔者上九之德謂上九非聖不得云中正純粹矣

凡云悔者或指可悔之事或指能悔之心可悔之事不宜有能悔之心不宜無不言六而言上何也數極於五五者參兩之合數五位最尊六又出而駕其上故不言六而言上其于人事或為塗窮數極之地或為功成名遂之鄉有可挽回者有不可挽回者讀易

君子觀初上二字而慎終慮始之道可知矣

沈氏曰進極必退治極必亂故持盈保危道也辭榮就閒道也死忠死孝寧玉碎無瓦全道也徐衷明曰相因倚伏必然之理古來絶人才智豈不明此只是做到地位回頭不得小人不做不休君子不做不得錢塞庵曰乾體人人皆具乾德人人宜體飛而九五從心所欲即龍之飛也亢而上九曳杖逍遥即亢之悔也故乾者生人日用飲食之事而高推勢分劣視

身心豈聖人作易之旨哉

王汝中曰乾之為卦或潛見或惕躍或飛亢位雖有六不過出處兩端而已潛處之極也亢出之窮也見與飛上下之正也惕與躍内外之際也六者君子終身經歷之時也

胡庭芳曰文王於乾无所取象周公始象以龍至孔子大象方有天之名說卦方有馬之名而為首為君之類始大備矣後之講象學者各據三聖而論庶无

惑於紛紜之多端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吉从士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易不外乾坤乾坤不過九六聖人于六爻之外虛設此爻其義有二一者發明作易時陽爻稱九陰爻稱六之本旨一者令學易之人或時用九或時用六奉此為成法凡一百九十二陽爻皆須不露圭角一百九十二陰爻皆須始終堅固此易簡之宗旨寡過之

法門猶著述家之發凡起例也私記

蘇君禹曰羣龍未常无首只是用九之人能見到羣龍无首纔謂之用九而吉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无首也天之氣有首有尾故歲以春為首月以朔為首德則渾渾全全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有何形跡而可為首乎儒者謂不可為物先此剛強之氣非天德也夫不可以天德為首與天德不可為首相去固徑庭矣卓去病曰陽純則渾融故无首陰純

則凝固故永貞質卿曰如易寸調味只見可口不見酸鹹苦辣若鹽多則鹹見辛多則辣見矣胡仲虎曰經言无首傳言不可為首為人之用易者言也易主于用用易在人離人而譚有首无首總屬虛誕

乾主知故言見坤主行故言利

龍以潛為用以惕為體龍而不潛則終日見終日飛狂風怪雨不成世界潛而不惕非死鰍死鱔則為虺為蛇安望其霖雨天下哉君子學易先問其是龍非

龍然後論其有首无首若以剛變為柔為无首則是棄狂狷而取鄉愿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也私記

蘇子瞻曰九六為老七八為少之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于九其次則七極者為老其次為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稚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乾坤者陰

猶陽也曷常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與奪哉

郭立之曰三百八十四爻不論老少皆稱九六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無象所謂七八无象者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于其中而无象也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無六子之畫也如震之初乾畫也乾策也震之二三坤畫也坤策也別無震之畫震之策也

乾坤用九六而諸卦之得奇畫者皆用乾之九得耦畫者皆用坤之六故止稱九六不稱七八

郭子和曰學者相傳謂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及觀乾爻稱九坤爻稱六則九六爲陰陽蓋無疑也而六子皆稱九六不言七八則少陰少陽未有所據及考乾坤之策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乾一爻得三十六策坤一爻得二十四策是則老陰老陽之數也又考二篇之策

陽爻百九十有二以三十六乘之積六千九百十有二陰爻百九十有二以二十四乘之積四千六百八合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二篇之策亦皆老陰老陽之數也而少陰少陽之數又無所見再置陽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陽二十八乘之積五千三百七十六再置陰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陰三十二乘之積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是知少陰少陽之數隱於老陰老陽之中如是則七九

皆為陽六八皆為陰其畫為奇為耦皆同聖人畫卦

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為異然卜史之家欲取動爻之

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

附左傳國語二則見周代用易異于夏商

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筮之遇艮之八

䷳周禮太卜掌三易離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占故言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

之隨䷐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隨其出也

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史謂隨非閉固之卦

貞无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按史言周易以見別于夏商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卑於大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

死于此弗得出矣 按晦菴筮法五爻變則占之卦不變爻與左傳異

晉語秦伯 穆公 召公子 重耳 于楚楚子 成王 厚幣以送公子于秦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 命筮之詞 得貞屯 ䷂ 悔豫 ䷏ 皆八也 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為震兩陰爻在貞悔皆不動故曰皆八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 筮人掌三易以連山歸藏占此二卦皆言不吉胡庭芳曰言皆八可見用夏商二易 閉而不通爻无為也 閉壅也震動遇坎險所閉壅不通則爻无所為 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 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 皆利建侯 按二卦彖詞皆利建侯 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

尚有晉國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內外順以訓之班徧也屯內豫外皆震坤順也豫皆有坤泉源以資之資財也豫皆有艮坎水在山為泉源流而不竭土厚而樂其實屯豫皆有坤故厚豫為樂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內為主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車聲隆有威武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

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衆從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一夫一入也震一索得男故曰一夫又震作足行象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復述上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内出威震外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得國之卦也

按周禮筮人掌三易三易謂連山歸藏周易也周人用周易而以連山歸藏備參考連山歸藏用七八七

八不動周易用九六九六主動動者變也周易尚變故三百八十四爻不論老少皆稱九六而周公于乾坤二卦發明其例杜元凱曰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私記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十翼次第文言在繫辭下傳之後

陸德明釋文載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作陳友文曰其意謂文言者文王之言也獨不見文言之辭一則稱子曰再則稱子曰所謂子者非孔子而何劉子珪曰作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

于令升曰純陽天之精氣四行君子懿德是故乾冠卦首辭表篇目道義之門在于此矣猶春秋之備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

劉元炳曰乾卦六爻雖未嘗不兼言人事而象占渾

與彖傳閎深小象簡勁其辭皆即天即人未嘗專言人也至文言首挈乾元亨利貞以歸之君子之四德而因潛見惕躍飛亢以發揮六位之情則即人即天盛德大業皆從此出矣

孔仲達曰天本无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天本无名豈造元亨利貞之名但聖人以人事託之謂此自然之功為天之四德垂教于下使後代聖人法天之所為故立四德以設教也

孟子論四端以不忍為提綱子貢問終身可行夫子以恕為要領可見慈祥一念是萬善之原百行之主故曰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玉帛鼎俎人道嘉美之事但三千三百紛然散亂無團聚會合之處總屬虛文易所謂亨者是愛敬之心未將之誠三千三百從此而出乃衆美之會所謂人情王道之田所謂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

人之相與惟見其不利也則相怨相陵惟見其利也

則相安相悅如下侵上則不利于上上猜乎下而不和矣上侵下則不利于下下猜乎上而不和矣惟下不侵上則利在上上得其分願而與下和上不侵下則利在下下得其分願而與上和和從義生本是區處截然不相陵犯而人各見為利不見為苦則此利乃義之利而利之為和者乃義之和也

貞者堅忍凝定不可動揺之意蘇君禹曰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一時之利害有所弗顧衆口之毀譽

有所弗徇必如是而後為事之幹必如是而後可以幹事呂伯恭曰世人但知疏通可以幹事謂貞固者不能此葢誤認朴拙為貞固耳不知疏通者但能取辦目前不貞不固終必敗事

夫子贊易其親切為人之處見于文言觀乾元亨利貞五字渾淪深奥不可窺測不得已以天道明其一二究竟鏡花水月如何法天如何學易無從下手夫子于此不别下注脚只以穆姜相傳之語點竄數字

稱述一番而結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見所謂元亨利貞更無奇特只是行此四德便叫做元亨利貞易知簡能潔静精微之旨如是而已讀易者不從此體認而高談玄妙子瞻所謂龍肉但可耳食不能入口者也私記穆姜之筮在成公十六年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又數十年而始作易

元亨利貞四德散見于諸卦或分或合體例不一孔疏言之甚詳其純粹以精者獨乾而已故夫子再四

闡發以盡其藴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拔从犮俗从犮非

本義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

來矣鮮曰何謂也三字是文章問答之祖屈原漁父揚雄法言皆出于此

貢受軒曰人在世世上都被世界轉移大易言不易乎世這是出風塵的漢子然纔是特立便要成名既不易乎世又無所成名纔潛得不凡吾人學問劈初無遯世无悶一段根基安望其根深而末茂也鄭申甫曰人雖遯遯世猶有是之者一二知己可以自慰至于不見是而無悶抑又難矣

遯世接不易乎世遯則甚于不易矣不見是接不成乎名不見是則甚于無名矣而皆無悶者彼有所獨

得也樂則行之從其所好也憂則違之不從其所不好也學問到此固蔕深根孰得而拔之故曰確乎其不可拔

孔疏目中所見都是邪辟無一是處却不以為閑 附錄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一也在初則言其隱在二則言其正中 徐東明

曰德而曰龍似神奇不測不知即在平常日用之間故曰正中據爻例九二中而不正今曰正中見中之兼乎正也邪與正中相反庸言一不信庸行一不謹悉邪也于庸處稍加分毫亦邪也念念無不信念念無不謹便是閑邪正叔謂閑邪工夫只在言語飲食與人交接時做閑邪便是存誠邪自外入故曰閑誠自我有故曰存聖人之學正心誠意便是治國平天下作用誠存則不徒善其身而且兼善一世矣

蘇子瞻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之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无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則言行之信謹蓋未足以化也

營登之曰移風易俗于庸言庸行之中而无智名无勇功故曰善世而不伐老者安少者懷若鴻鈞之造物而我無與焉故曰德博而化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

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說文幾从𢆶𢆶音幽微細也从戍兵守也六書正譌戍守者當察于物色幽微之間也俗作幾非

九三一爻是學問源頭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修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

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進德修業是已進修必有地德

業必有物忠信立誠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而聖智之學全矣

楊敬仲曰德之見于應物行事者謂之業應酬交錯萬變相靡君子居其間順物徇情造次發語往往隨世不無文飾不無失信世俗習以為常以為不如此將取禍此等情偽古今同情不知竊壞忠信莫此為

是君子于是有修辭工夫使不至于忤物又不至于失信交錯應酬擾擾萬變之中而忠信純一無間無雜則德業不至于隳敗矣故曰居業居有安居不動之義若言語之間一毫詐偽豈能保其不敗也此萬世通患不可不講

錢國端曰令人德不進只是不忠信業不修只是言詞誕妄君子闕疑慎餘纔動口更無一語不忠不信把真實不妄道理盡從口上立根基即口即心即辭

即事曰修曰誠德之進在此日積日富業之修在此富有大業盡從修辭立誠上藏頓更無走作之處是以謂之居業

凡人纔向學問便思著書立言欺罔天下其最上者不過博一虛名于本分功行毫无安頓處此是千古大病所以夫子教人修辭立誠夫修辭與立誠絶不相蒙而合言之何也出口為言居平酬對無大關繫載筆為辭辭之為物最易浮華一毫虛假將殺天下

後世所以要修修如修身之修切磋琢磨淫詞邪說芟削無餘惟以身之所行心之所得朴朴實實留此數語於天下以俟是非之自定讀其書一片真誠卓然在語言文字之際考前王俟後聖任你世界翻覆這幾句說話搖奪他不得修辭便是修身立言便是立誠豈非不朽事業居之而安者乎詩三百篇勞人怨士何嘗有意立言精誠所激其歌也有思其泣也有懷千古文人皆讓他出一頭地私記

有開必先之謂幾聖人不動念而動幾惟變所適之謂義聖人不存幾而存義

王輔嗣曰處一體之極是至也居一卦之盡是終也處事之至而不犯咎知至者也處終而能全其終知終者也夫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夫可存義其惟知終者乎疏云利隨幾而發見利則行故進物速疾義不若利也義者依分而動不妄求進故存物之終利不及義也

何閩儒曰審其進退知時當進而至乎上則奮而至之罔敢後也夫然後不失事幾之會知時當退而終乎下則堅而終之罔敢越也夫然後不拂分義之正

下體之上故曰居上上體之下故曰在下知至而至非為位也故居上而不驕知終而終不出位也故在下而不憂　與許也即可與共學之與

張子厚曰求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涉義必精

楊敬仲曰三猶臣體四則有君體方其在三知其可

至而至之名曰知幾知其可終而終之名曰存義至則舜禹終則伊周

吕叔簡曰君子進德修業業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古人未有一日不修業者

龍之為物以神變為用者也學者無安身立命之處而侈言龍德希蹤无首于是為亂德之鄉愿無忌憚之中庸易簡之學流而為險阻此學易之大病也故

文言于乾卦內三爻深切著明其說使學者有所持循蓋其學以遯世无悶為風骨庸言庸行為工夫忠信立誠為本領循循造詣大而化化而神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為飛為躍舉而措之與時宜之而已矣不然身非龍種又無蟄存之力而欲噓氣成雲畫虎不成反類狗學龍不成則不知其為何物矣

私記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

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朱元晦曰内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

來矣鮮曰在田者安于下在天者安于上有常者也進而為飛退而為見有恒者也九四之位逼九五矣以上進為常則覬覦而心邪令或躍或處上下無常而非為邪也以下退為常則離羣而德孤令去就從宜進退無常而非離羣也此與常解稍異惟及時以進脩而

不干時以行險此其所以无咎上進釋躍字義下退

釋淵字義无常无恒釋或字義非為邪非離羣釋无

咎義徐衷明曰非字與欲字應欲字正發四所以或

之之心不敢苟且以赴功名之會也无常无恒正曰

或曰淵變化之神處吕伯恭曰九四一章須看故无

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無失若進退无常豈能

无咎

管登之曰南巢牧野之事人謂聖人行權在聖人則

亦日用進修事耳天德原无作輟進修豈間平險當躍而躍正德業之日新處天與不取亦是進修失時故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湯有後世口實之慚而武有上帝臨女之戒可見二聖及時進修之處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守書虎从虍从人俗从几誤人在旁作亻在下作儿類从米从犬種類相似惟犬最多故从犬

此聖人居天位具天德故不復言德業進修而一以聖神功化澹渙炊累之妙言之

楊敬仲曰衰世之主往往求諸人多方以治人而人不服孔子深察斯情故諄諄設喻所以明聖人作則物無不應人君必反求諸已不可罪民之頑而不可化也不可歎當世之乏才以共理也

錢國端曰本乎天者睹聖人之作而親于上本乎地者睹聖人之作而親于下以聖人上有天道故本天

之類親聖人如天聖人下有地道故本地之類親聖人如地

程正叔曰日月星辰本乎天者與天相附草木蟲獸本乎地者與地相附

顏應雷曰漢高奮跡佐命多產于豐沛光武中興諸將半出于南陽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楊廷秀曰六龍之首故曰貴曰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陽剛无陰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按高貴以品格言无位无民以時地言高而且貴非徒愚夫愚婦不敢攀躋即下位之賢人亦無從効其匡弼語曰松栢不棲蟬虎豹之皮不上蟻上立身於孤峻之地視天下人无一當意天下亦無一人敢與之為伍葢巢許孤竹之輩但有感慨而已故曰動而有悔私記

九五雲龍風虎相求相應上九无位无民无輔天下止有此兩種登峰造極之人一治世一出世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私記

沈氏曰人豈有不動之時曰動而有悔難乎其免矣故富當使其可復貧貴當使其可復賤歲老運移理當退謝必有以處之惟神龍能變能化而退藏于密堯老舜攝不以權去已為患也

登之曰龍有亢乎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位在

則道在若慮亢之有悔而先處于不亢之地此智士之為耳豈曰龍德潘去華曰情有喜怒哀樂聖人必不擇樂而避哀事有吉凶悔吝聖人必不趨吉而避凶

邵氏曰潛而不龍沮溺以耦耕而譏聖見而不龍楊墨以仁義而賊民惕而不龍蘇秦以艱辛而覇越躍而不龍偃王以懦弱而抗周貴而无位伊尹辭阿衡之日高而无民甘盤遯荒野之時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者孤竹之卧首陽也

文言第一節不釋用九第二第三節加乾元二字末節又不釋用九坤文言不釋用六不曉何意私記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讀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舍式夜切屋也字書从舌石經从吉災篆文巛巾加一畫巛與川同川壅為災後變作灾宀屋也以火其屋為灾矣

前陽在下也七節以理言此七節以人言後七節以

時言

馮奇之曰舍與出舍于郊之舍同適止于此非久安也

來矣鮮曰終日乾乾非空憂惕乃行所當行之事即進德修業

鄭申甫曰試者斟酌之謂如人和羮酌而嘗之以適五味之和葢德進業修之後與幾存義之妙用也小人中無衡尺而僥倖嘗試為模稜為首鼠則無忌憚

矣洪覺山曰上下進退之宜存乎吾心非他人所能

喻故曰自試

蘇君禹曰不徒曰治而曰上治五帝以道三王以功

皆治之上者也下此則霸而已

窮之災也窮之也者窮之也惟窮故災不窮則何災

之有

此釋用九而兩稱乾元者何也一百九十二陽爻皆

用九皆各有所指此之用九與他卦不同其治亂關

天下非一身一家之事其法則合天道非自用自專之智故一則曰天下治一則曰見天則而以乾元冠之見非乾元不能用也私記

來矣鮮曰人君體乾之元用乾之九至誠惻怛之愛當流行于剛果嚴肅之中則張弛有則寬猛得宜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而天下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

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來矣鮮曰陽在下也以文言下也以位言此則以氣言此以下聖人歌詠乾道之意觀其句皆四字有音韻可知矣

蘇君禹曰陽氣之所潛藏生身立命之根天一在下不可輕洩

曰自試猶是斟酌語曰革則言其去下體入上體翻然一變不膠故轍行權之妙也

潘去華曰龍潛龍見龍躍皆非其本位惟在天乃還其本位乃字有味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過位乎天位而已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鄭申甫曰時極當變有悔者順時極當變之理而與之偕極也非不知反之謂

唐凝庵曰龍之變化孰不謂其无定形亦无定用而不知无定之中有一定不易之天則在焉則者理之有節限而無過不及者也君子之時中小人之無忌

憚辨之不精學術天淵矣

郭季公曰乾元者人之心也天之命也故二段于用九之上兩以乾元冠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美从大不从火从火即羔字

前論人事以元亨利貞為四德而分言之此論天道以元統亨利貞而合言之彖所謂乾元者即乾氣化之由始而亨非別有乾元也彖所謂利貞者即乾元

之性情非别有利貞也由此觀之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矣而不言所利豈不大矣哉四德本一理或分言以盡其用或合言以著其體太極分而為陰陽則乾為之始乾有元亨利貞則元為之始

邱行可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于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亨利者其間之功用也析而四之則為四時合而兩之則為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氣

胡仲虎曰釋彖曰性命此曰性情言性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不言情非知性之用

蘇子瞻曰情者性之動也泝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無非性者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别也方其散而有為則謂之情耳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無我則謂之命耳

孔疏坤卦利牝馬之貞他卦利建侯利行師利涉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止云所利非止一事而已故云

不言所利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子瞻曰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方其无畫之前隱而未洩及有三畫之後洩而未盡至二體兼備六爻陳列然後曲盡其情而無遺也

胡仲虎曰彖言元亨利貞屬之乾文言屬之君子乾之德在君子躬行中矣彖傳言雲行雨施屬之乾文

言屬之聖人乾之功在聖人發用内矣

張希獻曰彖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為乾之雲雨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人即天而雲雨乃聖人之德澤也聖人文字亦如雲如雨不可得而方物矣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第四段聖人見易中有無窮之藴故反覆以盡其

義

行而未成以時位言非以學問言也若學問未成原無可用這是藏拙聖人恐藏拙託之于潛故特如此洗發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鄭申甫曰理散故學以聚之理原聚在心問以證之而後知其非在外也寛者從容優泳無急迫助長之

意此寛居貫乎學聚問辨仁行之中所謂緊著功程寛著意思大凡急吹則難入徐嚼則有味也仁以行之一條生意貫徹連絡而無間也人身血氣之周流其行無迹其至不知隨所靡著徧體皆是仁之行亦若是而已

楊廷秀云學以取善故萬善集問以擇善故一不善不入洪覺山曰學者覺也心覺則聚不覺則散潘去華曰學者著察于庸言庸行之間日覺與我湊泊所

謂聚也

寛以居之有二說有寛大之寛即張氏所云心大則百物皆通之說有寛裕之寛乃優游涵泳無急迫助長之謂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此二節推原所以憂疑之故

孔疏九三位卑近下向上為難故曰危其憂深也九四去五彌近前進稍易故曰疑其憂淺也按或者據其跡疑者指其心疑是詳審非狐疑之謂

虞仲翔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何晏曰上不及五故云不在天下已過二故云不在人

易徵曰以下體言三為上位凡人進一步則增一分傲慢三則不驕以二體言三又為下位凡人降一等

則添一分憂賜三則不憂

胡仲虎曰下乾之剛以二為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之剛以五為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于無憂疑所當疑卒于無疑二爻所以无咎

管登之曰繹重剛不中之義而知聖人處世之艱難也凡易之道剛能下柔柔能從剛兩剛不相下亦不相從而又無並尊之理則以居中為尊二體之中至

尊又在上體故五獨得行道之時而二亦得明道之時焉以其為羣陽所宗也所宗在二五則所不宗在三四與初上矣初潛人所遺也上亢人所外也三四介在兩乾之間而俱未得中位音容已露威德未孚岐于相形相軋之衝而立于多凶多懼之地正君子難于自見之日三乘二難于為見又不能進而為五之飛也四承五難乎為飛又不能退而為二之見也人之所宗者在彼既不能攙之以就此吾之所守者

在此亦豈能舍此以徇彼道在我我不以先人而人能挾其賢知以侮我位不在我我無以敺人而人能逞其威力以陵我與賢豪居學不相師而相等又不能孑然而離其羣也與凶人居勢不相容而相制又不能沛然而決其藩也言則人或嘲之動則人或撓之將潛則以立異訾之將見則以干時議之天道或陰有所予而故奪人心或默有所移而故驚信于下或疑于上譽于遠或毀于邇弗援弗推而猶忌其以

立德名世不怨不尤而猶虞其以得志加人此皆重剛不中之變態也當斯際也遯世不可易世不可嫿世不可憤世不可執經而扞格于世不可離經而自廢于世不可雖以大聖人處之亦難乎其為道矣然而進德脩業之外無他法也故夫子于兩言獨諄諄焉或疑六爻皆龍德龍德相與有何低昂而三四多危疑之詞也曰易道甚圓統六爻而論則取其純陽析三四爻而論又嫌其重剛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况从水俗从冫非

同聲節釋利見此釋大人

程氏曰大人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歸熙甫曰自聖人而言皆從其心之所欲初非有所因襲故曰先天自天而言則皆有自然之理而聖

人奉之也故曰後天吳因之曰先天二句總說他横行直撞與天為一故分箇先後形容之

合德合明先天後天都是人心本體大人特保全之耳非有加于赤子也私記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字書喪从哭从亡六書正譌俗作喪非令又从二人益非矣

馮奇之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

胡仲虎曰潛之為言也三句釋一潛字而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潛也亢之為言也四句釋一亢字而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能亢也

管登之曰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為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為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其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能亢謂亢為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者此闇然媚世之學

非龍德也

卓去病曰亢是勢在艱危非由身恃高峻聖人當死之時必不求生當辱之時必不求榮當入山蹈海之時必不婆娑人世前頭止有一路絕无旁曲榛蔚之地可以藏掩所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也然古來大臣死國隱士苦節豈无其人豈皆神聖所為得正少耳得正者質理而順問心而安不動意氣不抗名節既非智巧亦非孤憤平平常常循循默默

視義如歸求仁何怨所謂正也

進必退存必亡得必喪便不是聖人亦有知之者只為將進退存亡得喪看做了利害兩字利害愈明胷中愈成障蔽聖人只據理所當為時所得為分所宜為的事猛力向前未常先留一著以為退步至于後來或功成名遂而身退或功大不賞而身危聖人亦順其自然未常用一毫機巧此所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此所謂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其惟聖人乎其惟聖人乎私記

家語鱗蟲三百六十龍為長玄覽龍鹿角牛耳駝首兎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說文龍鱗八十一具九九之數能幽能明能大能小瑞應圖龍不衆行不羣處待風雨而行于清氣之中韓非子龍喉下有逆鱗徑尺攖之者輒死酉陽雜俎龍首有一物狀如博山鑪名尺木龍无尺木不能升天補遺

按大象李溫陵截于六爻之末謂義味與卦爻不相

屬也自有所見然沿襲已久仍遵舊本補遺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句後得主讀利句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說文坤从土从申土位在申陰起于午至申而三坤三畫皆陰故从申也古文作巛象坤畫六斷劉念臺曰陰畫耦者左畔一畫即陽也其右乃倣而成之故陰即陽之餘氣而坤道即乾道之成者也往从彳从㞷㞷古封字謂之其所封之地故古往字作迬㞷隸作主俗作生誤北从丬从匕說文从二人相背俗从土非朋本作𠣩象鳳飛之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借為朋黨字隸變作朋非月非月非月非月故斜書之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厚从曰不从向　含从今不从令）

元即乾之元非坤又有元也乾主施坤主受交接之間一氣而已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之形皆生于地而其氣實出於天坤所生之物即乾所始之物同此元亨利貞乾始之而坤承之也繁露云地出

雲為雨起氣為風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曰天風天雨臣道妻道於此可見

卦辭元亨二句就地道說君子攸往一句總起下文就人道說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止有三德矣所以加牝馬字者馬象乾而坤言牝馬明其為乾之配也先迷為一句後得主利為一句坤道從乾臣道從君乾為坤之主君為臣之主故先則迷而失道後順則得所主而不失其常不失其常

則利矣西方坤兊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喪朋孔子恐人誤認得喪二字故釋之曰陰當從陽所謂得朋者不過同類為朋耳亦有何益惟喪其朋黨而一心從陽則有得主之慶可以有終矣王輔嗣曰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方可獲吉孔仲達云以人事言之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

一卦之義總是以陰從陽四字參同契言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同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推心調諧合為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鄭申甫曰无成代終坤之道也東方乃貞元之交歲功於此而終故曰乃終有慶貞即牝馬之貞安者恬然守之毫無勉强毫無躁妄得喪不以動念所謂安也如此則坤道全在君子矣故曰應地无疆无疆有二義一是廣博无疆一是悠久无疆

總一天之无疆耳君子法地地法天天言御統御之意地言應效法之意

曰大廣言之曰至深言之也黄元公曰乾元稱大坤元稱至儒者以剛為用故稱大人道者以柔為用故稱至人　乾是孔子之學坤是老子之學

吴因之曰一切好勝客氣終始一毫不起如這事未該我做憑他滿眼風波按定不動若論自家分量便會趨時如赴決不錯過了機會除純陽至健之外旋

乾轉坤手段就是他了天地間只有此兩種異人
李宏甫曰乾坤定質一健一順此天地之恒性儒者
畫蛇添足謂健而不順則剛躁无成順而不健則委
靡不振是責順以健責健以順也是馬欲其為龍龍
欲其為馬也龍馬尚失其本質又何以語乾坤哉或
云健之資順順之資健天地定理謂男子欲其為陰
女子欲其為陽不可謂男子無陰女子無陽不可宏
甫之說偏矣予謂陰陽之說不同有對待者有流行

者有互藏者有相濟者天地日月男女此對待之陰陽也春秋寒暑晝夜此流行之陰陽也坎中有火離中有水此互藏之陰陽也急則佩韋緩則佩弦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相濟之陰陽也至于乾坤不與諸緣為偶一為天下之至健一為天下之至順各造其極此陰陽之至性不可以道理窺測儒者所言健而不順則剛躁順而不健則委靡乃尋常學問之語非所論於乾坤也私記

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乾為馬坤為牝馬言其為乾之配也物之牝者皆能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者莫牝馬若也北地馬羣每十牝隨一牡而行不入他羣又聞之牧者云牝馬既從牡馬孳尾他牡欲犯之輒踶齧不可近故物之貞者莫如馬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勢从坴从幸非

天以氣運曰行地以形載曰勢

凡以上臨下以高臨卑者曰勢地居卑處下踐履蹂

蹦汙濁靡所不至而曰勢者主持載之氣力言也張西農曰大象表一勢字勢豈高下之形哉君子以厚德載物載非勝受之謂言乎其負運也力不半而功倍者勢也其載彌厚其運彌捷其激彌逆其勢彌順諸子相曰騶虞虎兕並育芝蘭荆棘並生封山濬川不以為德塹山堙谷不以為怨地之厚也不屑屑於賢愚貴賤之間不緦緦于取舍異同之辨君子之厚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六爻有全不露卦名者凡七卦坤小畜泰大有大畜大過既濟有偶露一字者乾卦惟九三有乾乾二字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字書古文冰作仌凝作冰後人以冰代仌以凝代冰歐陽氏曰俗作冰止一點非陰古文作侌从今聲云陰氣之象也後人加阝阝即阜字水之南山之北也致从攵不从文洪邁云郭京舉正三卷云是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與世本多有不同凡二十處在福州道藏中今附載於下象曰履霜下無堅冰二字魏文帝紀注太史許芝引此句履霜上加初六二字亦无堅冰字

朱元晦曰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

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常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王輔嗣曰始於履霜至於堅冰所謂至柔而動也剛干令升曰藏器於身貴其俟時故陽在潛龍戒以勿用防禍之源欲其先幾故陰在三泉顯以履霜王伯

厚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即女壯之義

坤本資生而霜則肅殺之徵坤始何以象履霜有陽不可无陰有雨露不可无霜雪故隕霜不殺春秋必書桃李冬花史册紀異陽氣發陳全賴一番寒徹只在順陽與不順陽耳若履霜而堅冰不至便是不順順則肅殺即是陽生不順則陽生變為肅殺象曰馴致其道馬調良曰馴馴者順也馴致其從陽之道自

履霜至於堅冰而无不順所謂得主有常也初六一爻總括六爻與乾初同義私記

陰以凝為道凝又要堅第如薄冰猶未凝也不凝便不喚做順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陽惟下然後能發生陰惟凝然後能收斂乾初潛藏坤初堅凝此兩爻乃三百八十四爻之根蔕

胡仲虎曰初曰其道上曰道窮由初順習其道以至於窮也兩其道具載始末經曰堅冰至要其終傳曰

至堅冰原其始

呂子木曰屋漏之或愧市朝可得而肆也宮壼之不肅敵國可得而致也履霜堅冰言以漸而著也

凡卦初取象於履如履如噬嗑如離是也錢啟新曰坤之履不從春生處起脚惟從秋霜處起脚滴水滴凍無分毫泮渙氣力自然堅固滋味自然深厚

孫聞斯曰直從脚底著實踐履從霜上更加凜烈寒至骨徹凍至腹堅原始堅冰直是霜雪无非教要終

血戰雖於嫌疑亦不處是為臣子忠孝之極致又曰脚根无霜不秋而凋面孔无血見敵輒走

孔仲達曰易以物象明人事猶詩人之比喻或取諸天地或取諸萬物或直以人事明義聖人之意可以取象則取象可以取人事則人事也

朱康流曰坤之與乾陰陽大反乾取象於冰坤亦取象于冰者乾以時令坤以氣質也以此知說卦取象第舉一隅則剛柔健順雖各有依據而義可相通惟

變所適康成令升之徒既失之膠固即輔嗣謂馬取其健牛取其順者亦得其一說而不得其又一說也屯賁明夷諸卦以陰爻而稱馬何取於健革既濟以陽爻而稱牛何取於順乎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習字書从白石經从日論字義从日爲當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柔則曲六二獨直柔則刓六二獨方柔則小六二獨大以六居二得坤道之正則無私曲故直居坤位之

中則无偏黨故方无所不直无所不方便是大塞庵曰自其承天之氣有施即生更无曲撓曰直自其因物賦形整齊畫一曰方自其厚德載物配合无疆曰大榮枯萬品乾委成於坤坤以直方大之德上承乎天而毫无造作所謂坤以簡能也故曰不習无不利羅近溪曰葭灰候氣時至輒飛所謂直即此灰飛之候大地率土无分寸缺陷所謂方也大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習无不利也

凡人惻隱等心須從動處見得如石中之火千年水底一擊便發其發也天機自動遏抑不住豈不是直直是方的原委何以故人只為私欲阻撓把自家只點念頭屈抑隱忍不得自遂所以做出事來不方正的確若順其自然如草木之怒生江河之初決孟子所云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有何不循規蹈矩之有故曰直以方以字與而字有別直便是不習方便是无不利不習无不利而謂之地道光者光之

為象大則日月小則燈燭无蹤跡可尋无方隅可限誠中形外自然而然人但見日月星辰為天道之光不知地之為道一塊頑土毫無精彩却萬卉于此爭妍百穀于此告成與日月光華不相上下故曰地道光私記

郝仲輿曰人之性體全在動處見得枯寂之士索居離處省事寡營謂之習靜及遇盤錯一步不可行其究昏瞶無聊乃以私智求濟愈暖昧而失利矣是未

達於六二之動者也

胡仲虎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惟六二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潘去華曰乾六爻莫盛于五坤六爻莫盛于二又乾五在上坤二在下各得天地之本位　說文習鳥數飛也增韻習者服行所傳之業熟復不已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凡爻象居上則艱處剛則厲事終則勞六三兼而有之三之多凶可知矣故聖人獨詳言之陽德為美陰德為含三位陽而質陰内含章美之象或者疑含章非正故教之曰可貞或從王事即可貞之義而指事以告之或者不敢自決之詞從者不敢造始之意看他恂恂不能言斷斷无他技何曾有半點專成到底

有個結果國家大事都靠著他无成有終多少作用在天始地終君始臣終无成則有終有成則无終矣无成者无智名勇功之謂作傳聖人懼人之誤認可貞而一意株守也故申之曰以時發發則如矢在弦一往破的不可復禦時則相機而動或先或後不差瞬息非含章聖人其孰能之識得透曰光見得遠曰大含章之人其于王事必有遠大識見決不沾沾然露才揚色敗國家大事光大是无成有終本領

呂伯恭曰程傳謂惟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跡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葢不曾根本上理會纔有一功一善便无安頓處譬如餅小水多雖抑遏閉固終必泛溢

下卦猶未竟也曰无成居下卦之終曰有終

胡仲虎曰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

三多凶聖人于乾坤第三爻其辭獨詳焉

羅中菴曰賈誼于漢文時痛哭流涕則非含章非以

時發者矣如信越未王張良以期會不至而後言諸侯謀反以沙中偶語而後言西都關中以婁敬先發而後言此所謂以時發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害字書从丯石經从主俗从王非

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罹乎咎然无咎難无譽尤難人不欲與草木同腐豈无一時一事之譽卒之進不容於朝退不容于野

皆譽所致也四在重陰之中多懼之地才智鋒鍔稍稍穎出皆足以招尤而賈禍故言慎不害非慎則害必隨之矣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

錢啟新曰若以三柔居剛而謂之含則初與五亦可稱含若以四柔居柔而謂之括則二與上亦可稱括

顏應雷曰三四兩爻體在重陰乃天地閉塞之會位居卦中又深藏不見之地含章括囊以此取義

蘇子瞻曰夫處於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于上以未至于上為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于下以始至於上為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

朱康流曰乾初九曰勿用坤六四曰无咎无譽總以淡泊寧靜為安身立命之本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而御天應地之德業不外此矣一部易經此義為主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卓去病曰此爻取象甚廣以聖人言文王之徽柔以人君言周成之守成以人臣言夔契之中和以母后言太姒之貞靜

乾剛坤柔天開地闢之卦各一世界各一性體各一作用乾九五飛龍在天坤六五黄裳元吉謂坤無君位者非也謂黄裳為戒詞者非也乾為玄坤為黄乾為衣坤為裳坤之與乾絶无低昂黄中色裳下飾六

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於外故其詞如此元吉與大吉不同元吉者大善之吉也葢吉有大而未必善者

文言黄裳似致飾于膚名文物之間者故循本以論而云文在中五曰在中為君者固非貴于鋪張之飾三曰含章為臣者亦無樂乎華藻之工闇然意味溢于言表

此象傳言中之始道莫妙于中故聖人就位之中而

發明之或言剛中或言柔中或言得中或言中行或言中正此皆據理論事而質言之者也如坤之文在中需之衍在中小畜之牽復在中泰之中心願大有之積中不敗謙之中心得困之中有慶此皆雙關二義鏡花水月難以刻舟求也私記

郝仲輿曰程正叔以坤六五為尊位不可以人臣當之夫五之為尊位也象耳非五本名君也君有五臣亦有五夫有五妻亦有五无人无五无物无五无事

无五未可拘拘論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干令升曰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爻終于酉而卦成于乾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郭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申之維而氣溢酉戌之間故曰于野

胡仲虎曰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初曰冰至

防龍戰之禍于其始上曰龍戰戒堅冰之禍于其終

王介甫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

陰俱稱血

蘇君禹曰陽為理陰為欲天理人欲交戰於中必力

戰以勝之所謂戰勝則肥也其血玄黄直是血戰血

戰斯無不克人惟甘自屈于物欲而不戰戰而不力

宜乎敗亡其血玄黄猶言血流漂杵武王未嘗有傷

可知管登之曰吾人德性有小疵氣質有微滓便是

血涵養德性陶鍊氣質便是戰

蔡子木曰坤六爻初言坤之幾二言坤之德三言坤之分四言坤之時上言坤之極而五為君道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王注用六之利利永貞也注蓋為用六者言也晦庵謂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夫永貞者永此牝馬之貞謂其不變也變而為陽則牝馬變為飛

龍即是不能固守不能固守即是不能永貞乃既曰不能固守又曰變而為陽則能永貞者何也文言明言至柔動剛至靜德方而反謂陰柔不能固守乎不能固守此血氣之偏人欲之私非坤之柔也六者坤之柔也用坤之柔當法坤之貞坤之貞即牝馬之貞牝馬之貞行地无疆者也長永貞固隨他大疑大難只是含章只是括囊只是黃裳到底不變顏氏所謂國有理亂而臣懷不二之心家有廢興而子竭無方

之力夫有順逆而婦堅從一之節也象曰以大終大謂陽能左右之曰以輔助乾剛使萬物各正保合所謂以大終也終即乃終有慶无成有終之終乾統坤主元故曰資始坤承乾主貞故曰大終私記

鄒艮齋曰易始于乾坤亦盡于乾坤人都說乾為天坤為地不知此特其影象之大者耳又說乾健坤順乾易坤簡畢竟健順易簡是何物莫隨俗單認造化上去也造化總在人心大抵一念不起萬化托根即

為乾一念纔動天機順處即為坤乾是欛柄在我先天而天弗違自誠明之學問坤是率由惟天後天而奉天時自明誠之學問總之乾始坤成乾統坤而坤順乾故後天妙用全在先天中具先天靈機全在後天中見分之有二合之惟一本體在此工夫在此是謂盡性至命之學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石經至靜而德下旁注一

也字

天一晝夜行九十餘萬里日往月來風雲雷雨雜然交作至于地之為道居卑處下何其柔寂然不動何其靜時至氣到萬物怒生何其剛因物賦物桃紅李白亘古不變何其方總之只是一順只是一承天時行而已私記

程傳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

鄧潛谷曰彖先迷後得主利語本自相足彖傳言先

迷不言主利又不正言後得獨以後順得常一語括之益以順表利以後順表後得也文言不言先迷不正言後得主利獨言後得主明居後主利則主得其主而主利為得主得主為後得之義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辨石經作辯

郭相奎曰善貴積積善于一人止于其身積善于一

家善不止一人亦不止一世不善忌積積不善于一人亦止于其身積不善于一家不善不止一人亦不止一世故慶曰餘慶殃曰餘殃又曰積善之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无一小人厠其間即有亦能辨之積不善之家舉家都是小人不識善為何物不善為何物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誰能辨之辨之在積善

張彦陵曰積善積不善特發於坤初者善莫大於陰不善亦莫大於陰也

呂伯恭曰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殰則蟻聚醯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著善處善自然積无容著惡處惡自然不積

彖曰乃順承天文言曰坤道其順坤之至善莫善于順初六一爻獨惡其順何也積善之家子順其父妻順其夫此順之善者也積不善之家父順其子夫順其妻此順之不善者也同一順也而善不善若此是不可以不辨辨之早則父慈子孝必有餘慶辨之不

早則弑父弑君必有餘殃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

也欲其辨之早也私記

郝仲輿曰天下之事逆者易防順者難知陰之侵陽

也順其消以自長也順其虛以自盈也陽日消日虛

而不知夫非以其順之故與亂臣賊子簒位竊國其

術靡不由此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李子思曰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文詞論本體以成德言文言論工夫以入德言

沈氏曰乾之九二從謹信始坤之六二從直方始檢身于矩矱之中不尚圓通此立誠之法主敬之實也

楊敬仲曰文詞曰直曰方本无虧欠本自明白聖人慮學者誤認故申解之非直之外又有正方之外又

有義也曰內曰外不過隨衆言之道何內外之有所行不疑者如天地之變化雷霆交作風雨散施天地何疑之有吾亦何疑之有

聖人恐人以率意徑行為直而無所顧忌也故釋之曰經所謂直乃心無邪曲非率意徑行之謂也又恐人以拘攣固執為方而多所枘鑿也故釋之曰經所謂方乃處置合宜非拘攣固執之謂也真似異同之

原缺

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

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何氏曰陰雖有美絶句含之二字屬下句

宋衷曰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代終天功臣代終君事婦代終夫業故曰代有終

楊用修曰不言子道者子有時為父地无時為天妻无時為夫臣无時為君也

文言有終文言釋之曰代有終則并其終亦非坤之所自有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鄭申甫曰陰遇陽則為天地交陰遇陰則為天地閉

呂伯恭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

猶春生秋落氣至則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所以獨稱賢人者氣至而覺獨賢人而已

黄葵峰曰天地變化非春夏發生之謂也仲舒所謂陰陽調風雨時者也天地閉非秋冬肅殺之謂也仲舒所謂政多紕繆陰陽不調者也吴幼清曰草木蕃者名南亭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是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是也項平庵曰草木

且蕃况于人乎言盛者要其終也賢人隱則物從之矣言衰者記其始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朱康流曰正位居體位謂五之位體謂六之體也以陰居陽以卑居尊文形静而好躁質弱而愛剛則不能以自安矣六五順德守中故能正其尊位而無愧居其柔體而不遷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鄭申甫曰陰疑于陽必戰是陰與陽交戰也交戰而獨曰龍戰者是時陰處其盛日中已無陽矣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獨稱龍為戰若曰陰犯順而龍戰之以討陰之義與陽不許陰為敵也于陽氣衰微陵替之際尊而號之曰龍猶春秋書天王狩河陽公在乾侯之意

張雨若曰為字嫌字故稱字皆闡發周公之意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玄黄雜明陰之无利于抗陽玄黄分見陰陽定分終不可得而易

張彦陵曰稱名不是存空名之說世界不可一日無陽雖當重陰固結之時若無一點真陽如何收斂得住若謂止存空名以扶其衰則與之戰者當是何物

又曰陰而敢與陽戰忘却自家本等矣故以未離其

類點醒他謂之曰血則受傷者反在陰矣天玄地黄即在雜字看出當其雜也玄黄似乎莫辨而不知即雜之中定分原自如此所以欲無陽而陽卒不可無欲離類而類卒不可離陽得聲其罪而伐之也錢啟新曰天地解而雷雨作天地之正也不解為雨而流為血雜玄雜黄或為忠義剖肝畢命之血或為庸豎駢首就戮之血或為生靈肝腦塗地之血

爻詞不過八字文言釋之一句一字俱有無窮義味

所以學易者但向詞中會文切理逐字還他下落便

覺羲皇去人不遠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一